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此非夫子之言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

菑音思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亦非子言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聚骸中原也

太管閒事非予言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

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輯屨貿貿
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可〇歎〇可〇愛
食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
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卑吾子曰命使
之也莫非命也

○二道教

○黄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商丘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倘遇風雲爲我龍攄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室內

嫗貌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嘯時時有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岫成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黄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
㗲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葛穉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抽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秇尺
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眞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
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頹無復德輝翔而不集

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鄙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天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桂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搗藥遺一粟許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丁當

丹既成誡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入乃可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旨然有毒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之即死伯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一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皆死當奈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

共出山而去去後伯陽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因作參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丹經之奧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爲大將晉時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獨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髯頭拂額引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良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乎爾

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已失虎狼之處遽有鸞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囑之勤行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

呂嵒字洞賓華陽巾衣黃白襴衫繫大皂縧狀類張子房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劒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

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攜紫筇腰掛大瓢洞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貲分散妻孥流嶺表一身孑然獨立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

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洞賓感悟因再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敘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竹眞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卽汝弟子吾後遍遊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

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卽爲詩曰靑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卽爲

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豔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湘冒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爲足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曰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卽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已作行於世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踏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詼諧人問即應聲而答笑皆絕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

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韡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嘉性命之說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號紫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

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齇鼻禿髮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

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林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

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眞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罹鳳州太守怒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入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邠守有故舊之好因爲之先

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借酒餚登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峯外色如晝既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鼎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道隨入高坦披髮跣

足與簾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其歌曰相逢不惡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他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羅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尋擢右列卒不仕政和末變姓名爲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今水在滄溟獨醒雖有賢人酒天開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在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爲非千歲還故鄉好笑丁令威一歲異市朝千歲返鄉井聊歸示世人俾蚤發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絶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絶於人境斯亦輪廻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獮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常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

行來往名勝許輙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孫綽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曰彼是禮法人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徒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於

冢邊立寺因名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報其冥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

惠遠鴈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比丘曇謨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號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

眞教不是過也及讀曇讖最義反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遥禮號東方聖人

○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諭之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名其居爲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耆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然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蒙然浩浩而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宋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

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穎

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從架
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
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人之不如鸚鵡者多矣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
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憮然稱善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恐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却明瓚北宗大照之門人性懶墮僧令看鹽雨至流於地羣僧挨之不怒冬月卧於甕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

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其一

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其二

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其三

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其四

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其五

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其六

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

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其七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其八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其九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峨眉源欲自荆州溯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遂發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即斬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公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季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始見是高僧

李溫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爲死矣唯志在

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爲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

得舜位即爲幸事蓋推而遠之惟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爲生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爲心也則亦不免士大夫之家爲富貴所移爾矣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惟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

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為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為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為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為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真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

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嘉言哉

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

下莫不造門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李永和杜門却埽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

生子俞爲業、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

○二一鈔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揚雄與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二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舍哉言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求云欲雨舒笑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

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宋穆脩學欲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

听其父常以為事悉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歎貧無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歎於舍塾後倚聽無遺忘若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為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云德老而能學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訹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禀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雖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

的確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實欲學孔璠實恥不如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讀書過目成誦重義意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父綬知政

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敦過父子繼世掌史

○葉楚珵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息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四著書

淮南王著鴻烈三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輟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賷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奇哉富人

蔡埬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吳始得之歎爲高文恆秘玩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王充字仲任譜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

夫吾薦之曰羌之天才非學所加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爲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衍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張司空見左太沖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滅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

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士衡撫掌大咲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聰明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值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篇上因選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定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訓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綽是且大是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

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郗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當時徑與何法盛不亦美乎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讐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懿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陳卓注），又絕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温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章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日日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説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説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黄初中劉孔才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

必來帶盟濯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此人亦奇卓老不如也、

陳瓚秘書遍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勤於筆研、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一言函三箇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

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言君見爲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誰知史卽易也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旼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便是大賢心事。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從避之學

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有公超市

我不信必有因也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

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遽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此子善舌可講道學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按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為中常侍

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以上皆經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亦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康

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竊以為已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

莊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支道林先作

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以上皆子史

初潭集卷之十二